

今年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成立110周年。这百多年中，国图随国运震荡，走过怎样坎坷的岁月？

# 国图： 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

□ 本报记者 张稚丹

由西向东，鼓楼巍峨的建筑在望，车向右一拐，进了停车场。下车向西南行300米，见一上书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影壁。影壁对着的，就是广化寺山门。正常的寺庙模样，灰墙与红色门窗相间，最后一进是藏经阁和僧



广曙法师介绍广化寺 张稚丹摄



居仁堂前身海晏堂

人生活学习的地方。谁能想到，如今矗立于北京白石桥附近、拥有庞大建筑群的国家图书馆，第一个容身之地竟在这里。广曙法师介绍说，元代时，这一带很荒凉。来了个和尚，坐在荒地念了10年经，周围的贵族、士绅有感他的愿心，资助他建起了广化寺。

清末，见识过西方文明的官员意识到，要变法图强就要开启民智，设立公立图书馆非常必要。

1906年，学部参事、考古学家罗振玉在《京师创设图书馆议》中写到，若想将存续国粹、户牖民智有机结合，就要像泰西（欧美）各邦那样“广设图书馆”。从“系天下视听”的京师率先做起，借助朝廷权威和高层政治力量，自上而下，逐级推广。
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学部尚书、洋务派的军机大臣张之洞病逝前一个月上奏请设京师图书馆，9月9日得到了批准。这一天，被定为国家图书馆的成立日。

## 馆舍三迁

罗振玉在《京师创设图书馆议》中指出，选址应为：一是交通便捷、消息汇集之地，便于信息的收集和传输、书籍的整理和修缮；二是远离城市中心地带和闹市贸易区域，以隔离世事尘嚣和众声喧哗。因为清静幽雅、景致怡人之地最适合读书习文；三是不易罹患火灾之处，图书典籍是易燃物，不能与木质结构连片的民居群落搭界，力争靠近取水点；四是规模宜宏大，藏书应丰富翔实。不妨按欧美图书馆的体例，用地40到50亩，预留一些备用；五是建筑样式应取东西方两者之长，防盗、防虫、防水、防震、防霉。

据说图书馆本来选址在净业湖西侧，因没钱修建，只好占用广化寺。2012年8月开馆，首任监督（馆长）是翰林院四品编修缪荃孙。藏书不到6万册书，来源包括内阁大库残帙、国子监与翰林院藏书、敦煌写经以及



气势宏大的文津街旧馆，现为古籍馆



现今的国家图书馆外观如巨书堆叠

部分私人藏书和金石拓本碑帖。京师图书馆的创建，意味着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完成了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转变。

然国运动荡，文事艰难。因缺乏财力，图书馆几易其址、四处飘零。

今人肯定无法想象，当时人会觉得二环边的广化寺“僻在京城东北一隅”，每天只有10来个“士子”读者购券阅览，且距前海太近，空气潮湿，于古籍保护不利。开办仅半年，就将图书转移，宣南前青厂开设分馆，无论士农工商军界还是女学界，皆可阅览。

1917年1月，图书馆在安定门内国子监南学（原国子监师生居住之所）旧址重开，藏书达到13.6万册。鲁迅作为教育部主管图书馆的官员，参加开馆仪式。之前，因为他的斡旋与奔走，《四库全书》入藏京师图书馆，且仿各国通例，全国新出版图书在内务部立案者，悉以一部发馆藏（音轨）藏，并征各省府州县志及金石拓本，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。

如果说上次怕水，这次就是怕火了。这里虽地名颇具文化味儿，但靠近大片民居，终有火患之虞。1925年5月，京师图书馆主任呈文教育部，请拨北海官房。1928年又报请南京大学院拨中海居仁堂为馆舍，“屋系欧式，且建筑尚新，有避火设备，修理费五千元已足”。

1929年1月，京师图书馆在中南海居仁堂开馆，藏书达21万册。两层西洋式楼，在一片中式建筑中特别突出。这里曾是慈禧听政、袁世凯办公、傅作义主持政务的地方。因国都南迁，更名为“国立北平图书馆”。

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马涛说：庚子赔款吸干了国财，有识之士虽一直力主办文教，利于藏书。且建筑尚新，有避火设备，修理费五千元已足”。

## 天津立馆

在京师图书馆的明线之下，还有一条暗线在发展。

1925年，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一次年会，认为办理文化事业，宜从图书馆入手。所以除建设清华学校（即后来的清华大学）外，还向教育部提议，鉴于京师图书馆藏书丰富，但地址偏僻、馆址湮散，最好合并组建一规模宏大、地址适中、新馆，旧馆书籍得善藏之所，亦可腾出经费购置图书。这一提议因政局多变和京师馆的反对而告终，中基会便租借了北海公园内庆霄楼设立北海图书馆。

1929年，接受教育部提议，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图书馆合并为“国立北平图书馆”，蔡元培为馆长，两家图书合计32万册。

1931年，图书馆搬入了北海西侧的新建

场馆。这次吸取了经验教训，占地66亩，为后期发展预留余地。主楼造型仿清官式大殿楼阁，绿瓦红墙，馆内有从英国定制的书架、图书传送带、饮水机、木地板等现代化设施。因馆中所藏以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最为宝贵，馆前无名道路被命名为文津街。

走进文津街7号这个专为国图建立的第一个场馆，马涛指着开阔舒朗的庭院：“建好了需要美化啊，怎么办？经北平市批准，去圆明园拉回了正大光明殿前的丹陛石、福海西岸望瀛洲的昆仑石、安佑宫的华表、文源阁的四库全书石碑和乾隆御笔骑射碑。”真是高大上啊，以充满历史感的艺术品来装饰建筑，还以为美化就是绿化呢。

主楼一楼如今常办讲座。二楼是阅览室，严禁拍照摄像，无关人等不得入内。因为建筑高大，每个阅读位都配有读书灯。

可惜稳定发展的好日子不长，1935年至1936年，为防范日本利用战争进行文化掠夺，图书馆将一批珍贵的善本特藏先后转移到北京、天津的学校和银行，上海租界区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，最精华的部分1941年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图书馆一路南迁，在昆明与西南联大一同办图书馆，并在上海、重庆、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。表面看四分五裂，实际却在坚持馆务运行。

## 白石桥边

1951年，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。上世纪70年代，藏书达750万册，因藏书空间严重不足，租借北海静心斋、蔡松坡纪念馆、故宫养安宫等处存放。管理困难，借阅也不方便。

周恩来总理指示：“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。这个地方就不动了，保持原样，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，可以一劳永逸。”国家计委下发《关于批准北京图书馆进行扩建的通知》，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，投资7800万元，藏书2000万册，设3000个阅读座位。幸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多了个心眼，预留了3公顷，这才有了现在的二期大楼。

新馆址选在远离市区的紫竹院公园北侧白石桥，1987年落成使用。

1998年12月，北京图书馆更名为“中国国家图书馆”，现在开通了地铁，交通便捷。2008年9月9日，国图开启国家数字图书馆，让读者在家也能享受到馆藏服务。

目前，国图馆藏文献达3768万册（件），其中中文文献2568万册（件），典藏善本古籍34万册（件），普通古籍162万册（件）。馆藏的殷墟甲骨、敦煌遗书、赵城金藏、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等极为珍贵，外文善本中最早版本为1473年至1477年间印刷的欧洲“摇篮本”。数字资源1603TB，自建资源1102TB，外购数据库255个，充分起到传承文明，散播知识，为国家决策提供助力的作用。

（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）

## 一堵书房

□ 余嘉

书房取名向来有讲究，多寓主人之志，或以自勉，或以记事，或以明愿，或以寄情。如梁启超的“饮冰室”，典出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？”还有蒲松龄的“聊斋”、冯友兰的“三松堂”等，无不体现了书房主人的人生追求和高雅志趣。

我的书房名“一堵”，没什么高深的来头，完全是因为家居逼仄，无有闲地，只能在卧室中腾出一堵墙，密密匝匝地安排好我的书橱、书桌和琴。因此说来，它大概更应该叫“一堵书”，而无后面的“房”字。

周末的午后或工作日的夜晚，买、洗、烧全部做好，完成家庭主妇的责任后，我就可以跨进自己的小小世界。夜晚有台灯一盏，在白墙木桌上晕染一灯橙黄；午后有日辉一窗，填满我的书房和心上。书橱上杂书排排站立，不分古典文学还是现代小说，亲密地挨着，虽然只有4排，却是历经几次搬家，于无奈“大挑选”后依然留存的心头好。书橱边是用了十几年的书桌，书桌过去是一套桐木的琴桌琴凳，琴桌上静卧着“仲尼”古琴。

想要脱胜，翻一期《中国国家地理》，从甘肃的流沙直至南海的蓝洞，也可以读一本申赋渔的《匠人》，跟着那些老手艺人去守望正在失落的故乡。当然也可以拆开快递，取出文友寄赠的地方志，领略又一方水土的风情。

有一次读书，看到提及《清嘉录》，马上到孔夫子搜索下单。店家电话过来，说要买只有复印件，能读却不值得收藏。我欣然同意。

3天后，书如约而至，竖版，白皮封面，记录的是吴地旧俗，七夕前“乞巧”，七夕后“游天河”。看着看着，想起很久没弹的《凤求凰》来。于是扭身一步坐到琴桌前，勾踢吟猱、长索滚拂，从《凤求凰》一首一首弹到了《鸥鹭忘机》。

琴声有德，古朴幽然而绝不扰民。我又在窗台上，养了一枝薄荷。无需各种元素的装饰，就如刘禹锡调素琴、阅金经的陋室，或者归有光栽植兰桂、偃仰啸歌的项脊轩，小小的书房，恰因其简小，而自有天然品格和意境。



## 花中有道

□ 王丹

餐厅一角坐着的姑娘，淡黄色小高领毛衣，配深浅棕色交织的格子围巾，衬着沉静清秀的面庞。一番寒暄后，这位叫陈鹤潼的姑娘拿出自己新出的一本书《花中道待客之心》。

这是目下流行的露背锁线装图册，这种独特的装帧形式，保证每一书页都能完全摊开，使图片、文字完整展现。全书220余页，页页图文安排舒朗，篇篇色彩清丽圆融，更有20幅跨页为图的鹤潼所插花道作品，加上书尾四幅图组成的春夏秋冬拉页，真是一场文字与花酣畅淋漓的邂逅。

书中以20个中外传统节日作为花艺创作主题，以花喻情，在每个主题花作边上附有充满灵气的文字，介绍古今中外风俗常识、写照社会人物风情，更是作者内心情怀的真挚独白。随着不同的节日，作者转换着不同的身份，宛如书中之花，焕发着明媚的光彩。母亲节，她是感恩妈妈养育亲情的孩子；儿童节，她是为孩子们制作节日礼物的邻家小姨；春节参加朋友的雅集，她是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艺才女。

花艺之书，美在创作。选择花材、配合花器、修剪枝条、造型安置，必要经过精心设计打造。完成后的作品又要令观赏者感觉自然天成，好像山林间、溪水旁、岩石下的一丛花草，被掬来或放在案头待客或送予亲人寄情。书中看似简单的20件节日插花作品，自新年伊始的蝴蝶兰、大花惠兰的友情组合，至岁末圣诞节以蓝刺芹、火龙珠等插置的圣诞小花塔，每一个作品的花材选取都颇用了一番心思，既符合四季植物的生长特性，又考虑到花语愿景等综合意境。

在每一个节日主题花的前一页，是一幅跨页摄影图片，那是陈鹤潼池坊花道作品——俊雅秀丽的生花、活泼可爱的自由花、气势磅礴的立花，其舒展清新的花材、昂扬向上的生姿、幽婉沉静的色彩，是作者内心自然之美的艺术表达，也是对下一个节日主题花的唤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插花作品所配用的花器均质朴贴切，不造作不高冷，在色

彩、造型、空间上既是花枝的依衬与承载，又与花枝互相尊重，各自享有呼吸的空间。

说到工具书，《花中道待客之心》的确有指导作用，即便没有系统学习过插花的人，也可以随着陈鹤潼一一试身手。书中精心设计的每一款作品，特别注意选用了不同的插置类型，剑山、花泥、花配、撒口、平铺均有使用。

传授插花技法，讲述花艺美学，这是作者的待客之心。表达艺术感悟、传递人间情感、呼唤你与自然的互动，是花中之道。



秋 陈鹤潼作

## 《弄墨》：笔墨之间滋味长



许福同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当代语境下的书法艺术当以何种样貌存在？

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许福同书画集《弄墨》，用笔墨对书法的现代性进行思考。该书收入作者设色古文字和草书、行书等书法作品共96幅，绘画作品12幅。许福同幼承家学，少年学书从晋隋入手，远逾唐宋，后习魏碑直攀秦汉，笔墨线条间余味不尽，其作品多次参加国际、国内展览，并被收藏。

（马呈祥）

## 建设“儿童数字阅读公益生态”

不久前，亚马逊中国、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广发银行、北汽新能源、9家出版机构以及儿童文学作家汪玥含、“书路计划”志愿者刘杨等社会爱心人士，共同发起了“儿童数字阅读公益生态”，旨在聚合社会力量支持“书路计划”，用互联网数字科技改善贫困地区儿童阅读现状，助力深度扶贫和教育扶贫，消弭城乡儿童阅读鸿沟。

在活动现场，作为“儿童数字阅读公益生态”的重要组成，“书路计划出版合作联盟”宣布正式成立。

“书路计划”于2015年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亚马逊中国联合发起，在偏远地区和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建立Kindle电子书图书馆。

预计至2019年年底，该项目受益的乡村学校将达到200所，覆盖贵州、云南等10个省份，惠及近10万偏远地区的青少年及学龄儿童。

（赵艳梅）